



織就祖先之力—— 淺談院藏伊班族織布的神秘力量

■ 陳慧芸

東南亞少數民族社會中，織品裝飾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它們不僅是族群表達自我認同的方式，更是展現信仰的途徑。本文以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以下簡稱「院藏」）印度尼西亞（以下簡稱為「印尼」）伊班族織品展件為例，說明這些作品不僅展現出細膩的工藝性，更蘊含著東南亞少數民族文化、歷史與創造力表現，賦予觀者豐富的物質及非物質層面的體驗。

起源——南島民族向東南亞的遷徙

南島語系地區分布在東南亞的陸地和島嶼，這些地區的居民對宇宙秩序有著獨特的觀念。此區織品中的圖案含括大自然的各種元素，不僅展示了南島人對自然界的敬畏，也呈現居民對於天地秩序的理解；透過織品更展現出南島民族與神靈的聯繫，並反映族群特殊的宇宙觀。

有關南島族群的起源至今仍有爭論，較為被廣泛接受的論述乃距今約五、六千年前，中國南部大陸的石器時代文化逐漸由狩獵和採集轉向農畜經濟。隨著人們開始定居，人口迅速增長，為了因應土地和糧食資源變得不足，一些族群製造航海船隻向南遷徙。最初，他們渡過南中國海抵達臺灣，¹約一千年後有些族群再

往南遷移，經過菲律賓抵達蘇拉威西，然後穿越馬魯古群島和美拉尼西亞；另一些族群則向西航行，抵達婆羅洲、爪哇和蘇門答臘等島嶼。（圖1）儘管普遍看法認為人口增長和土地短缺導致遷徙的發生，但這似乎未能全面解釋仍有移民來自尚未充分開發的地區；學者研究指出一個更核心的意識形態驅使著這樣的行動：移民者發現新土地、建立社區，成為開拓先驅的祖先。²南島部落藝術源於共同的歷史根基，因此在表現方式上呈現出許多相似的特徵（然而，在不同的區域間仍保留當地的傳統，藝術形式上仍反映族群多樣化的差異），本文將其歸納為三個主題：祖先、宇宙觀及史前歷史影響，並以院藏織品展件為例，探討這些元素如何融入南島族群的藝術表現中。



圖 1 南島民族遷徙至印尼的可能路徑 取自《維基百科》：<https://reurl.cc/M48oLX> (CC0 1.0)，檢索日期：2024 年 1 月 16 日。

南島藝術的主題

一、祖先

在東南亞各部落文化中，祖先被視為最高的精神權威。南島民族文化緊密地聯繫著古代祖先（通過部族的創世神話可以代代追溯祖先的來源），個人不僅感謝祖先賦予他們生命的恩賜，也期待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祂們的庇護。因此，祖先持續監督著建立的文化秩序。部落民族透過「藝術」³的形式將祖先的神聖世界融入了族群的存在；傳說中的創始者形象常以伸展雙臂或蹲坐的姿態呈現，並以裸體的男女形象展現出群體不斷生育的象徵和本質。

二、呈現宇宙秩序及宗教觀

南島藝術深受自然界啟發，呈現了民族對天地秩序的理解，同時也展現族群對宇宙和宗教的觀感。在東南亞地區，透過物質文化的展現，突顯了南島民族認知中不同存在形式於天地間的位置，例如，祖先一般存在於上界、人類位於中間區域，而爬蟲及水生生物則位於下界；這種觀念表現了南島文化對於宇宙秩序的層次想像。⁴

三、影響藝術形式的其他歷史根源——

史前青銅時代

東南亞部落藝術的表現方式不僅受到南島文化的影響，更反映公元前一千年的後半葉於越南北部興盛的東山文化的影響。東山地區製造的銅質器用被運往印尼群島進行貿易，透過交易，這些青銅器物上的裝飾，包括各種螺旋、曲線和鉤狀圖案等，成為東南亞史前民族豐富的圖案造型遺產。⁵（圖2）

綜上所述，南島及史前文明在東南亞留下豐富文化遺產，本文以印尼婆羅洲島上達雅克族（Dayak）的文物為例，探討南島元素如何交織於少數族群的織布藝術。

婆羅洲達雅克族介紹

婆羅洲位於赤道附近，是世界第三大島，面積約為 750,000 平方公里，介於馬來西亞半島、菲律賓和印尼其他島嶼之間。（圖3）婆羅洲環境多樣，山區和低海拔沿岸地區由五條主要河流連接。政治上，婆羅洲分屬三個國家：印尼管理著大部分的加里曼丹地區，馬來西亞聲稱擁有沙巴和沙勞越州的北部，而汶萊則控制北部沿岸的一小片地區。⁶

婆羅洲的人口包括華人、婆羅洲族人、爪哇人、馬都人、巴洲人、阿拉伯人和南印度人，以及馬來人等，大多數居住在沿海，或主要河流沿岸的城鎮、商業中心和港口，從事貿易、店主和農民等工作。主要的原住民族群，當地稱之為達雅克人，沿著婆羅洲內陸山脊流域建立村落，生活方式以農耕為主，屬於定居型社群（另有一支數量較少，生活方式主要以狩獵和採集為主的普南人）。⁷「達雅克」名稱可能源自於南島語系詞彙「daya」，意思為「向內



圖2 由加里曼丹、婆羅洲、印尼收集的晚期青銅時代（西元一至三世紀）儀式性用器 取自 Maxwell, Robyn. *Life, Death and Magic*. Canberra: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c2010, 31.

現；下界則與涼爽、女性、生育和農業相關，神靈呈現出爬蟲類生物的樣貌，⁸如 aso（龍狗）、水蛇、鱷魚等；上界神靈關心整體人類的幸福，下界神靈則關注人類和農業的生育能力。藝術品展現了達雅克族的天地觀及人與超自然世界關係的理解，例如，位於加里曼丹中部的 Ngaju 支族所雕刻的木椅展現了達雅克人對宇宙秩序的想像：椅座下部以混合著蛇身和水牛角的神祇來代表下層世界，而人類則存在於上層和下層世界之間。（圖 4）又如院藏婆羅洲〈綴織嬰兒背帶〉中的圖案代表著宇宙下界中的生物「龍狗」，是一種神話中的複合獸，由鱷魚、犀鳥、龍的部分組成，通常以交叉曲線呈現尖牙和爪子。（圖 5）這種虛構生物被認為來自水下世界，具有保護人類的作用，因此經常用來作為護身符。達雅克人深信超自然世界存在於現實中，需要透過持續對話以維持秩序及友好關係。



圖 4 表現達雅克宇宙觀的木椅 取自 Taylor, Paul Michael. *Beyond the Java Sea: Art of Indonesia's Outer Island*. New York: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91, 149.

擅長編織的伊班族婦女

達雅克族部落以珠飾、雕刻、繪畫和木雕等傳統裝飾聞名。這裡的許多族群都精通編織技術，但只有少數部落能製作出壯觀的儀式掛布和服飾。其中，Iban（以下稱伊班）族是最引人注目的，該族織物以豐富多樣的圖案、精緻的細節和統一的風格著稱。大多數伊班人居住在婆羅洲島上屬於馬來西亞的沙勞越行政區，約占該州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屬於沙勞越最大的族群；另有部分伊班人居住在西加里曼丹和汶萊。⁹在十九世紀英國殖民時期，伊班族被稱為 Sea Dayak（海達雅克人），以其令人敬畏的戰士形象和獵頭行為聞名。（圖 6）伊班族的政治單位為長屋組織，¹⁰而主要的生計活動則是稻米種植。儘管城市遷徙的人數增加，大多數伊班人仍居住在內陸和主要河流旁的長屋聚落。

伊班族以其精美的經向 ikat（以下稱為「伊卡」）織布聞名，¹¹女性使用簡單的身體張力織



圖 5 20 世紀初期 印尼 綴珠嬰兒背帶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039 「aso」（龍狗），一種來自水下世界的虛構生物。



圖 6 帶著武器和頭飾的海達雅族人 衛爾康博物館 (Wellcome Collection) 藏 取自 JSTOR. Accessed February 17, 2024. <https://jstor.org/stable/community.24882617> (CC-BY-4.0)

機，採用連續的經線進行織造（圖 7）；這些織品以米色為圖案的主色，並點綴以深棕色調，與磚紅的底色形成和諧對比。婦女們織出的布品被視為具有保護和確保繁榮的作用，因此在族群文化中具有神聖的意義。織品亦被視為擁有吸引神靈賦予的強大魔力，因而製作過程充滿了神秘的魅力。傳統的線材主要使用自家種植的棉花（圖 8），並採摘叢林植物提煉出天然的染劑；其中許多染料提取所需的知識被視為少數女性的專業知能。在打結、染色和編織過程中，製作者會遠離社群，避免過度社交行為和特定食物，試圖將所處的環境和精神層面融為一體。

伊班婦女的社會地位與她們編織複雜圖案

的能力密切相關，這種技能在社會中與男性在狩獵方面的聲望相對應。製作布料被認為是極為神聖的過程，分為兩個主要階段。首先，由婦女於布料底布染上淺褐色或紅棕色，再以防染技術在紗線上保留圖案，根據人類學家德里克·弗里曼 (Derek J. Freeman) 的研究，這是製作布料最為關鍵的過程，伊班人稱之為「女性的戰鬥之路」(kayau indu)。¹² 進入織布第二階段的編織程序後，圖案會在織線上逐漸浮現；如果圖案可用來與靈界交流，呈現在織布上的圖案則必須準確無誤，否則若引起靈界的不悅，編織者可能會面臨危險。為了應對這種風險，許多女性在進行此類編織期間會攜帶護身符，有時甚至需要進行豬隻的獻祭儀式。¹³



圖 7 使用身體張力織機編織的沙勞越原住民婦女 衛爾康博物館藏
取自 JSTOR. Accessed February 17, 2024. <https://jstor.org/stable/community.24882598> (CC-BY-4.0)



圖 8 一位沙勞越的原住民婦女正將棉花紡織成線 衛爾康博物館藏
取自 JSTOR. Accessed February 17, 2024. <https://jstor.org/stable/community.24882594> (CC-BY-4.0)

伊班傳統織品的圖案意涵

伊班族織品上的圖案精巧複雜，其中尤以大型的織品，稱為「pua kumbu」最為著名。這種織布的尺寸通常較大，類似於毯子（圖 9 至 12 的院藏織品長度介於 188 至 264 公分），並以經向織法創造圖案。在伊班社會，pua kumbu 並不用於服飾穿著，而是作為儀式用途。製作 pua kumbu 的技術通常由母親傳授給女兒，一位女孩在青春期即開始積累專業知識，從棉紗的製備、線的搭配、染色過程到設計的選擇，而每階段的織布過程都需舉行相關儀式，用以安撫織者的精神。除了是一種視覺上極具美感的織品外，pua kumbu 更可用來反映伊班族社會和宗教信仰上的獨特之處。傳統上，它被視為珍貴的財富及守護的象徵，在各種節慶和生命儀式中不可或缺。例如在婚禮中用作新娘的嫁妝、新人坐在由它所搭建而成的帳棚中接受長者的祝福；出生嬰兒被小心地放置其上；靈媒穿戴它與超自然世界交流；喪葬儀式中，pua kumbu 被用來包裹逝者的身體，代表守護之意；在過去的伊班獵頭儀式，該織布被用來接收凱旋歸來的隊伍所帶回的頭顱。¹⁴

Pua kumbu 織布上的紋飾承載了伊班族的神話和文化意義，是該族文化的核心表現。從泛靈信仰的角度來看，伊班人相信這些圖案所蘊含的訊息與天地萬物息息相關，並將它們分為高階和低階兩種類別：低階圖案包含昆蟲、植物和動物；而高階圖案製作靈感則來自織者的夢境。然而，在伊班社會中，並非每位女性都能受到夢境啟發而編織高階的圖案，即使她們是熟練的 pua kumbu 編織者。完成高階圖案是一項複雜的任務，這是伊班婦女透過織布藝術與神靈建立關係的過程，在這種關係若違背了神靈批准的自然順序，織者可能陷入無生命狀態，甚至死亡。因此，pua kumbu 的紡織過程及製成品在伊班社會中受到高度重視。接下來，本文將以院藏伊班族織品中的圖案為例，探討圖案的形式及南島社會的關聯。

一、人形圖案

二十世紀初，西方研究伊班族織物圖案上的意義大多來自收藏家 Charles Hose；Hose 收藏並記錄了百件左右的伊班族織品，並對圖案進行分析。根據 Hose 的研究，人形圖案稱為「engkaramba」，伊班人相信這是最強大的圖



圖 9 20 世紀早期 印尼 伊班婦女伊卡裙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302



圖 10 20 世紀初期 馬來西亞 祭典用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512

案，屬於高階的圖案類別，功能主要在於保護作物和個體免於傷害。過去，只有擁有特定的技能和經驗的部落首領妻女，才能製作這種類別圖案。¹⁵ 院藏織品的人形圖案皆位於重複排列的菱形造型中；人形圖案的特徵在於舉起的手臂和伸展的腿部，表現出古老的南島文化遺產。（圖 9、10）

除了 engkaramba 外，伊班族還有一些描繪精靈／神祇的擬人圖案。不同於遙遠的祖先或神祇，精靈被認為棲息在森林中，並以多樣的形態顯現。在織布上，精靈屬於高階圖案；伊班織者希望捕捉這些精靈，將牠們囚禁在織物中，賦予製品強大的靈力。根據學者 Margaret Linggi 的研究，相似於院藏〈伊班族祭典用布〉上的圖像稱為「Gajah」，指的是一種巨大的生物。（圖 11）這些圖像代表伊班戰士奪取並守護敵人的頭顱；象徵「戰士奪取了頭顱，他因此變得與頭顱一樣強大，因為頭顱賦予了他力量，並成為了他的一部分。」¹⁶ 根據人類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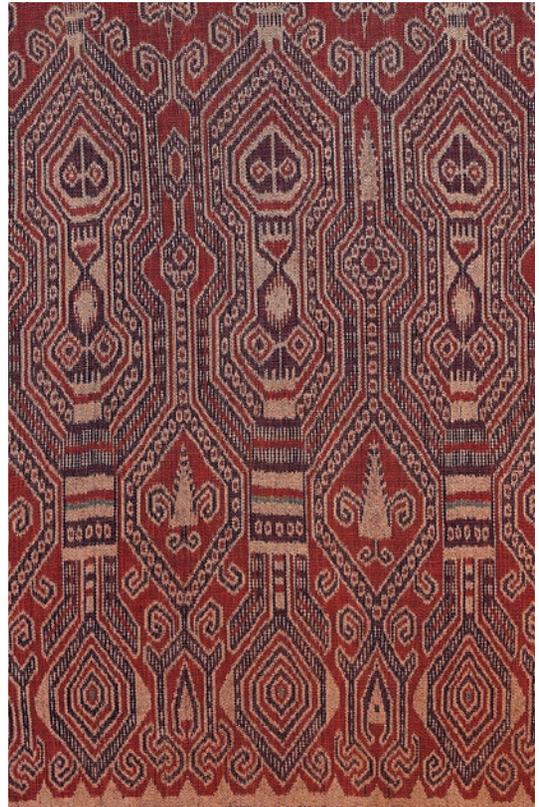


圖 11 20 世紀初 馬來西亞沙勞越 伊班族祭典用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織 000102

家 Traude Gavin，這種面具臉孔、呈現蹲坐姿的圖案又被稱為 Nising，代表著「森林惡魔」；伊班人將其與居住於領土邊緣的游牧民族聯繫在一起。這些游牧民族扮演森林中的導引者和盟友角色，但偶爾也成為狩獵的目標。因此，Nising 圖像在概念上含糊不清，既代表潛在的敵人，也指現實或夢境中遇到的精靈。¹⁷

二、動物形象

伊班織品圖案多取材於四周環境，反映了

泛靈信仰，¹⁸ 常見的造型圖案如老虎，常以抽象的造型呈現，穿戴者被視為是有勇氣的人，鳥被視為良好的訊號，鳥類圖案被認為具有治療疾病的力量，並會為人帶來好運及財富；鹿的圖案據信會為打獵者帶來狩獵成功的運氣，而昆蟲的圖案，如蜘蛛、螢火蟲、蠍子和蜈蚣亦常見於 pua kumbu 上。鱷魚圖案 (baya) 是伊班文化中極具威力的圖案之一，用於重要儀式如生育、收穫和獵頭儀式中。(圖 12) 在伊班文



圖 12 19 世紀末 馬來西亞沙撈越 伊班族祭典用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織 000101



圖 13 穿著筒裙bidang的沙撈越婦女 衛爾康博物館藏 取自JSTOR. Accessed February 17, 2023. <https://jstor.org/stable/community.24882597> (CC-BY-4.0)

化中，鱷魚與水下世界有著深厚的關聯，人們將其視為神聖的存在，並認為違反傳統的人會招來被鱷魚攻擊的風險；這種信念成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強大動力。伊班人相信鱷魚圖騰具有保護稻田的力量，因此在稻米生長儀式中，農民會在田地裡擺放鱷魚的泥像，以防治蟲。此外，伊班人認為部分祖先轉世為鱷魚，將其視為有親緣關係的存在，並相信殺死鱷魚會招來其他鱷魚的報復攻擊，因此不願意傷害牠們。¹⁹

三、纏繞圖案

伊班族的裝飾藝術反映公元前一千年的青銅時代的東山文化抽象和幾何的圖案風格的影響，典型的圖案計有鉤子，螺旋、S造形，以及迴旋曲線等幾何圖案，伊班婦女將其精心組合為



圖 14 20世紀初期 馬來西亞沙撈越 伊班婦女伊卡筒裙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303

高度風格化的圖案。這些圖案表現在伊班婦女以經向伊卡技法製造的筒裙（bidang）上尤為突出（圖 13），如院藏〈伊班婦女伊卡筒裙〉，其上由許多如藤蔓般的纏枝及盤繞圖案形成，象徵著「根」或「爬藤」之意（圖 14、15）；磚紅及淺褐色圖案突出於深棕色的底布上，顯得清晰及立體。織物圖案呈現出細緻的細節，其周邊經常飾以優雅的捲曲鉤子，彷彿輕盈地抓住底布，散發出強烈的能量感。Bidang 裙布以細膩的質感彰顯伊班織者在處理經線上複雜圖案的卓越技巧；抽象而優雅的圖案精妙地覆蓋於織布表面，形成流暢且充滿節奏感的視覺饗宴。

伊班織布於當代的發展

十七世紀以後，英國和荷蘭嘗試建立貿易據點。當英國和荷蘭開始於東南亞殖民後，天主教和新教傳教士抵達婆羅洲，帶來宗教上的改革，殖民政權並削弱了達雅克族人傳統生活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佔領婆羅洲，戰後，印尼政府開始實施現代化，允許商業開發該島豐富的自然資源。透過基督教傳教活動、政府發展項目、交通通訊的改善以及大規模教



圖 15 20 世紀初期 馬來西亞 伊班族祭典用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301

育，伊班人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偏遠地區，當代伊班族女性種植棉花的情況已經極少，大多數人傾向於在小鎮集市上購買加工好的紗線；化學染料的使用也越來越普遍。大多數女性傾向以鮮豔色彩的布料製作服飾，越來越少人致力於傳統織品的繁瑣製作工序。²⁰ 隨著旅遊業的蓬勃發展，遊客對紡織品的需求增加，織品已成為商業藝術進入貿易市場的領域。然而，這些現代製品的品質卻難以與傳統布料的工藝相媲美。因此，儘管經歷現代創新，傳統

織物仍然是伊班人引以為傲的來源，被廣泛穿戴於各種節日。織品上的圖案展現了伊班文化的精神和藝術價值，可視為珍貴的文化資產。

結語

院藏的伊班族織品展現了南島文化的多樣性和深厚內涵，不僅呈現美感，更蘊含神秘信仰和藝術傳承；南島民族的遷徙史賦予這些織品深刻的歷史背景，祖先在其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顯現出族群對於自然和宇宙的崇敬。

由本文介紹的婆羅洲伊班人織品藝術聚焦於祖先和宇宙觀，巧妙地結合了文化、環境和信仰，展現宗教觀和文化遺產的深刻意義。同時，史前青銅時代的影響也印刻在伊班族群藝術中，

豐富了織品圖紋設計。因此，伊班族織品通過色彩、紋樣和工藝，承載了南島文化的歷史和精髓，是祖先之力在藝術中的生動體現。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註釋：

1. 南島民族的起源存在爭議，根據澳洲著名考古學者 Peter Bellwood 的研究，南島語族於距今大約六千年前開始由中國大陸南部遷移至臺灣，之後由臺灣出發，遷徙至廣大的南太平洋與印度洋島嶼，見 Peter Bellwood, *The Polynesians: Pre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8). 另學者也以語言歧異性高、物質文化遺留及生物地理學等角度，提出臺灣作為南島語族擴散的起點的假說，即「出臺灣說」(Out of Taiwan Hypothesis)，見楊正斌編，《南島起源：2019年南島語言復振國際論壇實錄》(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21)，頁 54-71；另臺灣原住民的來源，亦有「北來說」、由中國大陸遷徙而來的「西來說」，以及來自南太平洋島嶼的「南來說」，見《臺灣原住民族資訊網》https://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1&AC_No=2 (檢索日期：2024年2月6日)。
2. Reimar Schefold and Steven G. Alpert eds., *Eyes of the ancestors: the arts of island Southeast Asia at the Dallas Museum of Art* (Tokyo: Rutland, Vermont: Tuttle Publishing, 2013), 18-19.
3. 美國人類學家 Richard L. Anderson (理查德 L. 安得森) 的研究，非西方小型社會的藝術不能完全按照西方非功利的藝術觀來理解。Richard L. Anderson, *Art in Small-Scale Societie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89), 8-12.
4. Robyn Maxwell, *Life, Death and Magic* (Canberra: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2010), 13-37.
5. Sylvia Fraser-Lu, *Handwoven textiles of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4-5.
6. Valerie Hector, "Evoking the Aso': Dayak Beaded Baby Carrier Panels With Dragon-Dog Motifs," *Bead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Bead Researchers* 34 (2022): 3-21.
7. 婆羅洲的原住民族可能是從公元前 2500 年左右開始抵達婆羅洲的馬來—玻里尼西亞語族人 (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 取代了自西元前三千年來一直居住在婆羅洲的獵人—採集者人口，見 Victor T. King, *The People of Borneo* (Oxford: Balckwell, 1993), 59. 以及 Jan. B. Ave and King Victor T., *Borneo: The People of the Weeping Forest* (Leiden: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1986), 9-10. Dayak 是一個通用的詞，並不具有明確的種族或部落涵義。特別是在印尼婆羅洲 (加里曼丹)，它用來指稱該島嶼內陸的原住民，他們多數為非穆斯林，與沿海地區主要是馬來人的人口形成對比。在馬來西亞婆羅洲 (沙撈越和沙巴)，這個詞的使用範圍較小，通常當地人更特別指伊班族 (曾被稱為海族) 和比達友族 (曾被稱為陸地族)，見 Britannica,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4,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Dayak#ref70144>.
8. Victor T. King, *The Peoples of Borneo*, 233.
9. 見《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C%8A%E7%8F%AD%E6%97%8F> (檢索日期：2024年1月17日)。
10. 伊班族以長屋 (bilik) 為基本的自治單位，長屋內的居住份子通常由兩到三代人組成，人數範圍相當廣，從 3 人到 14 人都有，已婚的兄弟姊妹則不會一起居住。每個家庭都是獨立的，並且擁有自己的土地。十九世紀中葉前伊班族在政治上並沒有統治者，每一家庭的事務都是由各家族領導人進行協商，見《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C%8A%E7%8F%AD%E6%97%8F> (檢索日期：2024年2月18日)。
11. 「Ikot」在馬來語的涵意為「綁」、「紮緊」，是伊班族織布的主要技法；除伊卡技法外，伊班人亦運用「填充緯線」(pilih) 及「補充緯線」法 (pua sungkit) 來織布。
12. Derek J. Freeman, "Iban Pottery," *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 8, no.10 (1957): 152-78.
13. Richard A. Drake, "Ibanic Textile Weaving," *Expedition* 30, no. 1 (1988): 32.
14. Sylvia Fraser-Lu, *Handwoven textiles of South-East Asia*, 147-148.
15. Mattiebelle Gittinger, *Splendid Symbols: Textiles and Tradition in Indone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6. Reimar Schefold, *Eyes of the Ancestors* (London, Dallas Museum of Ar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60.
17. Gavin Traude, *The Women's Warpath* Los (Angeles: UCLA Fowler Museum of Cultural History), 70-73.
18. 英國人類學家 E.B. Tylor 於 1871 年提出的宗教起源論，認為原始人將一切具有生長活動現象的東西視為皆具有靈魂、氣息。陳國強，《文化人類學辭典》(臺北：恩楷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214。
19. Murray Thomas, *C-14 DATING OF DAYAK ART* (Hong Kong: CA Design, 2015), 36.
20. Sylvia Fraser-Lu, *Handwoven textiles of South-East Asia*, 148.